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
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
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
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
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
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

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
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
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
王起莘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
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
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
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
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
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

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
部黨之譏因其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
暢更相褒譽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
畏強禦陳仲舉學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
弟子牢脩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
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疑
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布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膺等其辭連及陳
寔之徒二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始自甘陵汝

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蔓行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二十五人

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

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

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

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

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贊

宗以來八世而為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

宦者所立者七君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命者不入於牛則入

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

也與夫三君八俊同正風之流遂共相標

擄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

俊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言一也世之所

宗也生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厲

朱寓為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俊英也名節立廉耻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

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

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

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高操士不足

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

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又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

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使能周室中興興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

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王宣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張仲孝友在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見上

註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
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
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
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
宣王能
復文武之境土內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
禮義則順治
穆宗庸昏姦諂在側相角詩小
人在側裴度欲先正
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
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
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

者也

勝也亦

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
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音涿

斷

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音媯

搗

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

玫為觀察使

玫音

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

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

燕平聲

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
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

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
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
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
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
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
州以士致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
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旬與同日詣中書求官植
元穎不之省反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李軍
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

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

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

以反虜詬責吏卒詬呼切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

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

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

父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

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

支崔倭倭魯切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

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切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謀於府署謀蘇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倭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爲魏博節

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

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懼蹇欲布行河朔舊事
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
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
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
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
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
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
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

之諸節度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
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
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
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
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
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
否度徒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
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
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

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下唐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

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

魏博失之
或并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

必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

唐李德裕

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

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語十四子曰夫如是衛靈公之無道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

人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詩注童恣行行去聲而能不

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

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

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暱盡質切善擊毬好手搏禁

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去聲

召募力士召一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

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

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

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

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

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

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

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旬當軍國事壬寅宣
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
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
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衙兵迎江王涵
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
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
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
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
唐本傳

業地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君弒而不討賊

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
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
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
如此唐本傳韋處厚疏裴度元勳巨德文武
無備若位若廟委參決必使畏威幽鎮
自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爲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

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首在殷王中宗嚴恭

敢荒寧肆中宗之高宗五十有九年宗時舊

勞於外爰暨小大無時或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

有九祖甲三十有三年惟王舊為小甲不義

侮即位爰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庶民不自時

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

年或四三年則逸不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夫

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

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
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
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
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
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
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
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
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
臣屏音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切蓋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賢良方正裴休李邵等二十二入皆中第

仲竹切

考官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
之柰何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黃乞回所
授以旌黃直不報黃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
州司戶

臣

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

指言劉蕢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
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

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黃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聲去亂正之任糾與舉而寘之高位則黃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

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

其屈名塞天地選班固賓戲聲而身老巖穴

卒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淄音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皆以

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鄉使天寶之末建中之

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

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

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

屬踈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位使携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
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
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
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
所除官不決而罷

王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

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祀夏後

末殷也之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

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之唯恐同

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也其國未亡

而剪落枝葉以感其本王寧喻本根同姓喻

侯年表第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

國邑強本餘親賢深故自魏晉以後一

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

湮滅祀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

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

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
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
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閣門逢人即殺死
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
餗舒元興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
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
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
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
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驕許切親屬無問親疎

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
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
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
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
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偏偏與

驅同迫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

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

誥元惡大慙刑惟不孝不友刑正典刑而已矣詩大雅尚乃

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間

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

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置將社稷幾亡

幾僅也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

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

不害及國家者也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

不得其術故終困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官

不勝寬憤飲恨而已官及復河湟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舍

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舍元使殿顧中者會風動庶幕見執兵者士良等

驚因曰急矣既扶輦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

之官豎等知事達天子相與怨憤帝惧濁不

一語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倪首自是鬱鬱不

樂至葉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

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

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

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

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耻為凡

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

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清宮闈正

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取敗

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仁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

行行去聲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

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為徒

善不能以自行政徒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

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

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

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此

至德帝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

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

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子樞機樞機之主也言動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

功為高世之主武功紀待非蓋有非常之人發而不

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危辱如此自取之也

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

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

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

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

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

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

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

荀子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是

莫不宿道句大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以治出於一代唐禮樂志三政無多門左傳晉

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

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

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

爲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
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
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
同統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
支計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
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
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
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
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
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
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權擅付豎子
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
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
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

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
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
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
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
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
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
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

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
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
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
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
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
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
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
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音橐音高鞬音言切郊迎立於

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

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

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

息記檀弓小人之也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

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

因以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如身王由德

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

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

詐咸作敵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

敵故有天下者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

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

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

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

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

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

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

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或治

宮室善序好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

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

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

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

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

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

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

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易繫辭天

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

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

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

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
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
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夫惟正不可
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揚君

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

下江切

郭誼殺劉稹傳

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
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

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
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二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
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
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
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
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帝行之自禦回
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
各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
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
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
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
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
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

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
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
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
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
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
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
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
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然排駭朝議任度政事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

十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

燕伐燕也

孟梁惠王燕可以伐之

孔子曰克

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

語十四行焉可以

為難矣仁則

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語衛靈

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

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官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瀆汚帛誤書

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挾摛細微以驚服其群臣小

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

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斥

譬如庶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

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特一

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

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

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

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長等佑之即手

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

舜曰咨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而後用人既以

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

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

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

前蕭何傳何對
呂台曰知臣莫

若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沉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

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

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

道荀解二道篇天未有眾人皆死而欲一己獨

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

怪之士凡藥所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

後世去聖寢遠異端競起孟序異起由秦漢以

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

求仙人不死之藥前漢書列故人心多惑聖

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入主尤甘心焉以唐

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

唐本紀武宗躬受道

家之錄服藥以求長生王崇曰方士云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之帝曰召以語養生之術

聽耳不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

夭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

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

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

足以語學矣而况可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

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

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問

閤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

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

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

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

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所以勤於德也

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

胥史也遇待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

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
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
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
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郾王溫無寵

郾音

居十

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

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

道上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

疽子

八月

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

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

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

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

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

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實謂宗實曰聖人

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

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

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

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

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

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向當軍國政事

並去聲仍更名淮更平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

之癸已宣遺制以令孤緇攝冢宰

伊相尹相太甲周公必求

天下之忠賢伊周伊相尹相太甲周公聖人不

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

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年老寵姬鈞

為嗣使書周公輔成王群臣惟任大重可屬社

篤光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

為大司馬大將軍曰碑為車騎將其可謂難

軍受遺詔輔少主曰音密碑音低

也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為

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政以故

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

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宣宗不能早立太

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

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

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
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
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
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

無以察爲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

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
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上並

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
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
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書多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
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
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

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

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

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

不如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

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

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漢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

至斷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乃入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共攻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

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漢初呂后欲誅趙佗

士卒不能踰嶺軍史南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

士卒大皮兵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

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

兵下祥柯江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

遂滅南越以為九郡地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

合浦交趾九真日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

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元三年紀初

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賈捐之以光武遣

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

唐鑑卷三十一

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

反畧嶺外卒餘城便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

軍南擊交趾浪泊上與賊其難也如是唐太

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唐馮

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

甲卒將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業未復且

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

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

盎一遣智載入侍帝曰明皇之末李宓敗於

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

討之涉海而疫死者什八自是以後南詔盛彊

至於懿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

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

京師者過半士卒厲死亡命為盜可為痛心

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

於徐方之餘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

倡伐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室之衰宦

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

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賢王伐小夷三年乃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

倦賜輿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澹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音亦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

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訐者付京兆杖殺之
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 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

宗始委以禁兵

唐宦者傳德宗懲艾僕賊以左

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

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 文宗以後天

子由其所立

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為

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

元贊立宣宗王宗實立懿宗劉行深立僖宗

楊復恭 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

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

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

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

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

至數萬冤旬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

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

任平 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

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
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
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
協曰時日害喪又曰降監商民用以讎斂書
予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以讎斂書
予降監商民用以讎斂所以
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
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
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坐曰皆官爲
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
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
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
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
任少師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
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

紂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其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

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
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
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

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楊寡先王患德

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

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况君爲衆歛刻急之

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孟文公

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

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

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詩豈弟

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

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

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

下事待外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

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

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
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
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
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
召宰相不謀群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
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
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
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

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
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戶遣人沈於墓願津墓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
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

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而諫爭之職猶

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

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未如之何矣昭圖豈
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

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

告以善道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

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苟上下否隔易

卦上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

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

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

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

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日

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

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

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

德烈於猛火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

從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

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其為暴甚

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虞

也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狡音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切帝累遣楊復恭等

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

瞻彼洛矣詩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使人各

當其所當去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去分

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

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許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

復欲為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

有越厥志書秦誓云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書臯陶謨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前賈誼傳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陸

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

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音駱

洛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

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

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

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

唐亡之兆亦以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

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

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

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

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

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河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

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

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覘癡輒

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

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

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

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

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

臣間音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

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攻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攻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
書曰怨不在大書康誥怨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切

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

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
李茂正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柰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
夫立君以爲天下而宦者以私

一已既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
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
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
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
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
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已任
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

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相去聲私

謂詔使曰使去聲下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

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

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

從七切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

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

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

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

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

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共

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

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

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

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

相言叶僂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

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

孫揆副之八月揆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

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
訟冤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鄂觀察
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
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

戶

臣相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

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見上卷注朱全忠欲殺

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

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

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

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

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

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未必能起也而庸醫

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

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
守信帥其族黨犯圍將起自商山奔河東至乾
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

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
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
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
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

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

也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

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無功

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

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而故

臣曰刑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

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

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

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

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

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

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

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平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盛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

廷社稷始為姦臣賣弄終為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
如班彪王命論見善

己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
孫丑有言責者杜絕諫爭之路
唐李林甫傳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路絕

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

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
洛音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
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
偓音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
數人明日辰巳官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
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
可可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
去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
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

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
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
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
太子監國陛下保順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
不覺太過何至於此是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官
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
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
兵圍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

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爲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

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

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

將相並去聲

而以亂

易亂復任宦者旣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

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
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
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
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
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
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
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
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譁訴胤減損冬衣帝
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
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
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
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
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爲他人
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
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
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
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

洛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
帝不許伏劔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
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
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
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
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
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
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
已爲人所罾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

五百茂貞儲待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
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栉以飼御馬
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帝曰
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
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
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
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
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軍中尉

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
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
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
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
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
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
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
詔命皆以官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

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
裔結朱全忠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
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
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
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爲將來
之永鑒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綃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憇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

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俟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嚙中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移檄往

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

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
弑逆宜立暉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
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
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伯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
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

伯由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
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

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
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

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

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

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

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暫待

太原指非所有濬固爭討之斷兩堆勢帝曰

平巢克用功第一人爭危伐之天下其謂我

何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
爾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
書請罪即日罷濬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
宗始則張濬覆車於平而唐以其戎狄之人
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而唐以其戎狄之人
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

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
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
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
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
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
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

傳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為太常卿樞以為
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
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
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
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
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
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
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
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

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爲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爲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

並見言行錄

臣以爲不

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安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

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
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
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
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
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
君父旣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
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
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

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
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
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
疑之過也鄉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
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
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
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
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聲進
不由其道矣孟勝又公道惡乃欲上不失賊臣

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東門轅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離三代以後蓋

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

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天子數年不免其

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

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

年或二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

祀如梁朱温二主為後唐滅晉石晉唐二主為契丹滅族劉知遠二主為後周滅之類

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書大禹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

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

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

史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

歷二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商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

風未殄公共念哉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天寶

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蠻夷傳兼

不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

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

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

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豈

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

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

者或謂紹威諸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

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

善禪音

以楊涉為押傳國

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

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庶耻之習歟

前賈誼傳禮義庶耻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

唐二百年九十年三百年

年具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

不養士之廉耻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為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孟離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

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

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

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

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不贍也仁者

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

亂而待之以寬書微子之命撫民人心悅而

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

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

分而為三蜀魏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

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言之

可醜牆有茨詩不可道也豈足道哉然唐之

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

故舉其大畧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

九年而太宗立正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

而有武氏之篡國日淺朝命中絕二十餘年

高宗崩後稱制號天后高宗贊武氏之亂唐之宗黨弒殺殆盡其賢上大夫不免者十

八九以太宗之治遺德餘烈中睿享國日淺

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紀景

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遺詔自立為皇太

開元之治幾於正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

室遂微本紀天寶十五年庚辰次丁蜀郡肅宗

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元和

憲宗五年號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

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

天下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

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偪音

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

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

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

雄曰前漢楊雄字子雲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

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

太祖皇帝順天人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

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頌云繼以

太宗文治記祭義文王以為治

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鳧鷖詩太平之雖三

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

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

則家道正而入倫明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

孟勝文公人倫明於上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

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

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

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

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群生前董仲舒武帝制

及方群外延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唐

事已如彼

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

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

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孫永保民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



